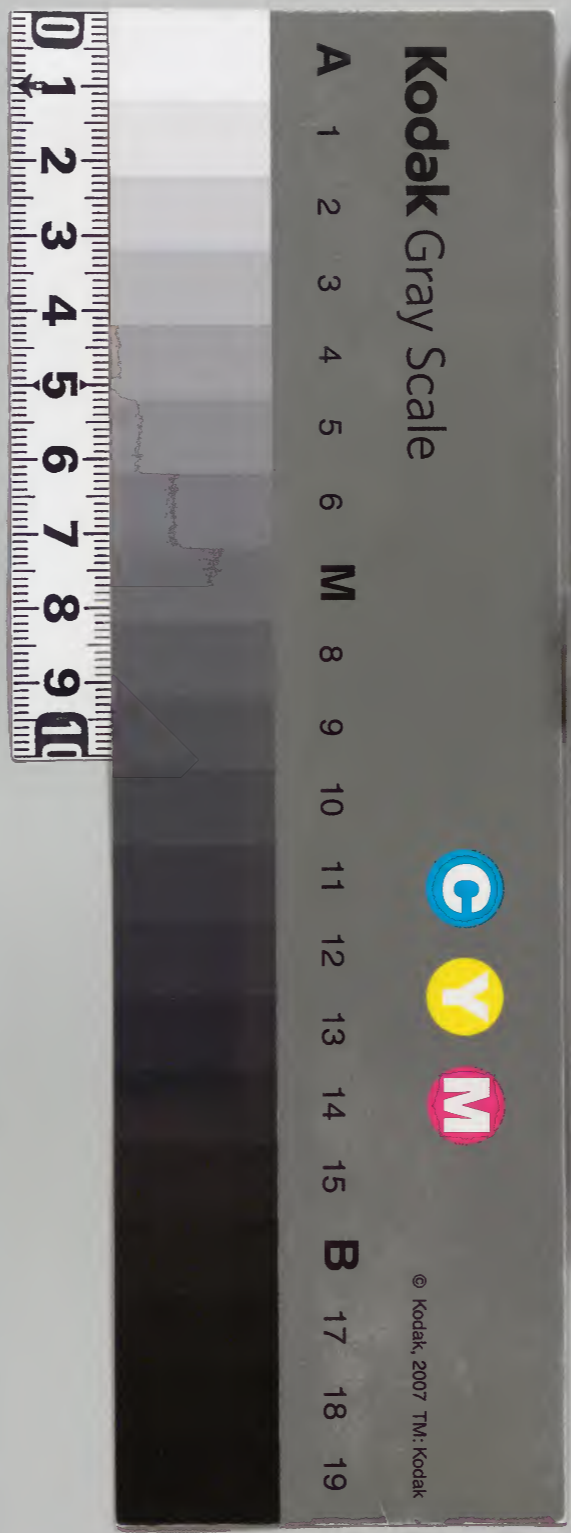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九五
一八五
二八五
三九五

八九五
五
八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95 |
| 冊數 | 1 (1) |
| 函號 | 290 73 |

290-73



吳淞女洲官小贊

淺草文庫

夫異于罷不可以二罷二不匱夫二節易有女洲官
于施生字少而知書稔識大義連理單枯延哲告墜

女失所天慷慨憔悴實不欲生求死孔勣烈斷父慈

聽其自遂謂金則寒吞之徒費問琴尋約不能成縊

擇毒而茹怡然如醉百計捐軀一死不賜往拜施墓

理足情哀號動神里人輸淚絕食旬餘致命遂志

蓮步梯芳心頓懿嗟予先妣貞節比類墓石生栢

吳淞女洲官小贊

81-001

載諸傳記按部福清恰聞斯事臣忠子孝率此無異
烈矣洲官贊以代誌行將

表
爾幽閱

巡按福建兼管鹽屯監察御史成性撰

吳烈女題辭

丁酉之臘大巡成公行部興化道出萬安邑之博士
弟子員遮上吳烈女牒暨林佃士先生所撰紀畧一
冊余于從行之次受而讀之撫然嘆曰嗚乎可以為
難矣夫烈婦逼于豪暴截髮毀容或經亂離舍生完
節是秉志不回氣以達之也存理為質勢以成之也
若吳女之奔喪首行廟見展拜舅姑及易衣臨墓一
慟幾絕事生以禮哭死而哀于椎心飲血之時而從

容中節如此得僅以義烈概之哉乃矢從地下自裁而不得遂則于于長餓旬餘而冥其視息傳所謂有隕無二者非耶嗚乎可以為難矣夫揚扈衆著聲施爛然殆非若女意然瑩襟迥操風教所歸景介蹇芳秉彛攸好是又惡可以無言爰濡筆而題於紀畧之後

三山司李關西田緝馨識

玉塘吳烈女傳

吾鄉山川峭拔一往不迴之氣放於大海有洶湧澎湃之觀士大夫之生其地者文章品節皆能卓爾自立是以笄幃之流賦栢舟而歌黃鵠者管不勝書即如吾女琇宋之殉于吳壻也矢死于屬纊之日絕粒于投環之餘忍須臾以立孤懼餒若教之鬼延殘喘以訣父啼斷杜宇之魂孝義兼合節烈並著固已經繡斧者之表揚矣迺今而吳文學女淑官之烈復見

于吾宗方伯公之家也方伯公猶子之仲男延哲少
以謫仙自負余嘗閱其詩訝謂鬼才不意味雪未諧
遽赴玉樓之召也女聞訃而哀請奔喪若以此身一
許遂等於延陵掛樹之劍乃為縞衣素車更九十儀
以往親從送者皆白噫此何異蕭蕭易水時哉女至
而謁廟哭靈拜墓若隕崩城之淚及返而吞金茹毒
雉經益堅首陽之餓終不忍以刎頸絕脰釐耳截鼻
者自殘父母之遺體至閱十有三日諸苦備嘗絕不

聞一呻吟之聲與分毫勉強不能堪之狀非其性有
以安之而天復有以全之耶蓋天欲以完節付斯人
則必緩旦夕之生以磨礪其堅貞嚴毅之魄而後以
一死了其局譬之玉三炊而不變金百鍊而愈剛亦
其性之得於天者全也唯其得于天者全則不獨式
于義而且式于禮不獨著以節而且著以孝豈徒謂
女中龍比即謂女中之堯舜可也女乎萬古綱常祇
以十三日畢其事彼直率其性之所安豈皦皦然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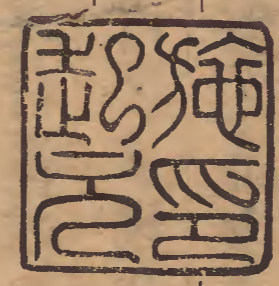
一時慷慨之名也哉余嘗著有金管異編凡一節之
嫩靡不亟為表章况茲女之烈也冰尚未泮玉猶未
倚夫豈有婉孌之好感激其胸為是憤悼無所復之
之計哉然一許無二亡則俱亡蓋不死于感而死于
性所謂堯舜性之者女依稀近之矣方今

聖天子詔令郡國訪孝義貞烈以備纂修而軒輶使者
行將玉節褒旌表厥宅閭以風天下於無窮余居里
中親見其事故先列為傳聊以備彤史之特書焉因

系之以詩

向標金管許多奇女烈堪追古伯夷破鏡有愁菱
半揜落花無語菊先悲魂歸忍作雙飛翼骨化還
成連理枝泉路相逢休灑淚祇因含笑誦君詩
凡公疑是謫僊才作賦玉樓竟不回一劍許心留
掛樹十年待字付標梅鏡中夢斷孤鸞影塚裏魂
飛雙璧堆華表千秋霜月冷淪勞重築女清臺
賜進士第朝議大夫奉

勅整飭山防伸威兵備分守嶺東道兼提督學政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姻眷生施起元頓首拜撰



施門吳烈女行實

烈女吳氏名淑官融玉塘文學吳君夢熊季女也前方伯雲翼施公猶子文學實駒仲子延哲奠摯焉生同年月女少一日異姿靜慧性至孝甫四歲知書十歲上通孝經善事父母晨夕柔溫不怠逢誕日易簪珥質女紅祇敬獻壽處兄弟諸姑伯姊賓賓有禮年十五焚膏刺繡工擬鍼神歲甲午戎馬生郊家餼資竭矣女罄出珍珠資日費適四壁煙薄女伺家人上

下食畢乃食婢鬻者悉遙問不絕嘗好古列女傳輒
取潛觀父以故益竒愛之丙申施君為男請期女家
倥偬難卒應聞壻病且愈涓今歲季冬迨吉焉女忽
夢鏡破即心惡自疑居一室寂然不語聞戶外有聲
竦然側耳惟恐施即有事既而哲漸不起哲自號凡
公每以謫仙自期或行嘯山巔或坐吟水曲旁若無
人善屬文窮愁著書有自叙有青樓小史多竒誕父
責其愁思積病焚之因名焚餘設詩筒存詩二百餘

首率高逸奔放病革囑其叔曰凡公寶不足與外人
道善藏之卒時仲冬朔日也葬於蒼園雙壁之左訃
至女哀請奔喪父母難之趣索刀自財母持之曰女
未識面何若此曰身許耳何識面為母曰女獨忍苦
父母耶如孝道何曰是乃所以孝也行苦一日不行
苦終身父母曲喻之不可至痛哭留不可因請於其
兄拔曰死室耳何如死家遂誓絕粒取飾金吞之父
兄知其志決義而緩之留一夜則陰自治具越次日

愈奮從之女吉服廟拜祖宗堂拜父母拜門內親乃
素車就道從兄弟送者數十人皆縞衣悲哭行路嗟
嘆大類易水風蕭蕭時也女獨引袂拭面意氣慨然
及郊復嚼鉛粉自吳遠施哭聲三十里不絕登堂先
拜天地次拜祖宗次拜翁姑入室更素衣往拜施即
墓伏地哭哭而絕絕而復蘇觀者如堵里中寡婦聞
之皆擗泣不食及反姑曰恨不見面乎曰地下即相
見耳勸之食曰地下人食即能食因輟泣方夜自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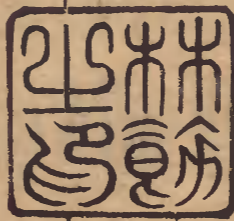
姑母解之至乙夜蒙被復縊肉入寸餘血出盈縷至
雞鳴不得死姑母驚又解之次夜謂母曰昔崑山歸
烈婦死其母塞耳嚙被不救母非有異也將焉用憐
因聽自經于床繩絕不死經于畫梁中夜屋震如濤
隱隱有神捉刀虛中繩斷母見之不能仰視久之繩
解復不死家人環哭而止之伺益密女從容曰兒終
死恐老母弱不堪久伺且重兒罪衆咸悲憐聽其速
死方碎金吞之不死金葉酌酒吞之不死吞蘭根異

種如食飴如醉寐中竟不死食銅青草斷腸艸若死
又不死如有神滌蕩其心自為詞曰心非鐵石柰何
以死人者生人神兮鬼兮柰若何衆聞之皆歎歎七
日為施即誦經女出拜佛嗣拜施即靈丙夜徘徊覽
施子詩俄而死恍有眉目清揚引其領叩其領冉冉
而去夜半甦以白母母曰將母是施即乎因訣曰兒
不孝弗克終事父母望兄嫂弟婦為兒事作書手戰
不成書囑母誦之舌縮而紕蓋繼是水漿不入于口

者十有三日腸中如車輪轉絕無呻吟聲家人具棺
衾女期期曰篋裹足矣厚無益端然含笑而逝半空
有笙鼓之聲相引而上夜伺者聞之相語骨驚時順
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距哲卒一十三日男女年
皆二十也余曩與女父伯仲同社且同居窳稔女叔
姊靜歸于陳主政乾庵公猶子諸生民望配也適陳
有兵難靜懼辱自刃死七日顏面如生女父侄開娶
施氏兵憲虹澗公女也開蚤逝施氏以烈殉其同堂

若歸夏歸楊亦女而婦烈者若官氏者亦以婦烈聞者也而女烈尤難云余因撫其大畧而并及之

賜進士出身戶部員外郎前知無錫縣事會家眷生
林飭頓首拜述



施門吳烈女狀

烈女名湫官融邑石塘文學吳夢熊之季女締婚于
龍田文學施實駒之仲子延哲蓋有年矣先年訂冰
泮期以延哲病不果是夕女夢所對鏡破而為二心
知不祥遂淡粧約餐晨夕視父母膳畢即閉戶靜坐
或肄女紅或取孝經忠義諸書繙玩無歇去房前不
數武有茉莉花一架開時馨香諳人過而弗顧家人
爭采貫之侍婢每取以獻置而遠焉預蓄一小刀藏

于衣裾以備非常一室嚴霜寸鋒死友盟諸丹衷素
矣尚殷殷然憂夢之踐祝夢之可無踐也茲仲冬朔
施子死訃至大慟欲絕即出所藏刀立決母急環抱
而止因同其家人共守一夜越旦女起執爨笈而進
膳于父母既徹入取笥中所習書焚之出辭宗祊太
息曰死父母家何若死吾家命趣裝往父母力禁不
許即徒步出父母不得已治輶以行及闐闔城率呵
以禁衆芻叱曰此何聲也其可遲乎扶而出督舁如

飛紅淚車中可挹也入施門從容登階先拜祖宗者
四次拜舅姑者四時施子櫬已葬矣舅姑以不及視
殮為謝女曰旦暮見六郎矣魄見豈如魂見請留一
杯土與同居即易素衣往弔施即墓所歸而對靈大
哭尾屋皆響及黃昏而止隨入縊母與姑解之丙夜
復蒙被縊繩入寸餘氣喘至雞鳴不死母與姑驚覺
又解之嗣是而陽陽平常絕不聞哭聲矣每日饗餐
偕母姑同席異勸加餐言兒一息存則伸一息情耳

或兼以糜進笑而不食不畜時族里中女流日來言者數十輩溫顏款接式禮莫愆忘其為捐生也客散入室便求謀死如何敵有瑕喜施其計如躍馬赴約惟恐後時一夕經于床中而繩絕再經于梁屋極震者三聲如怒濤繩節節斷恍有空中陰劃之者墜地砰砰若敗牆闔家驚恠焉女視繩罵曰愚矣鬼姑不得而展之母不得而寬之豈鬼得而阻之自是母與姑知其豎不可奪曲成之矣烈聞凡物可致死者無

不懇請於姑姑悉以應金則食金鉛粉則食鉛粉蘭根則食蘭根銅青草斷腸艸各各遍食一日取金葉酌酒吞之昏迷竟夜甦而嘆曰此非死藥特醉耳殆延我也此時諸毒盈腹其腸已寸寸割竟無呻吟形于齒頰迨七日家為施子誦經猶能出而拜佛再拜靈中夜不寐取施子焚餘稿二百餘首讀之淒風入座若施子出塚而共為鏜鞳也忽閉睫恍有目清揚引其領叩其嚟而去醒而白母曰頃六郎招我矣

氣微時闕所治衾中有一釭非素命去之此豈可衣以見施即也見其棺稍羨感然曰施即桐棺五寸此何不易焉我以席藁殉其側實所甘心時言已期期無何而逝殮之則見項下陰繫一巨線外襲以衣可以不時應手者時仲冬十有三日也合而觀之于母姑則慰以加餐珍重已則片粒不納何一席而饑飽異情對客則款曲和顏獨居則慷慨殺身何一刻而春秋殊候自經則趙景程之閉閣服毒則皮季遠之

衡山藥芥刀則邊居誼之勿劍不殊絕餐則謝疊山之二十餘日何物巾幗荆笄之身而備嘗往古忠臣勇士之變畢命雖十三日初閉門約出蘭房已是文山小樓藏刀已是李公納靴二三年中幾番霽月幾番酸雨何以歷百態而堅確如一異矣異矣其至矣乎烈當未死茹危吮險目四周皆黛面黃于菊及死瑩潤比玉衆目共覩蓋正氣所收還其元初或記劉仲偃八十日就殮顏色如生疑史張其事今觀烈女

豈不信哉快蹟芳躅大勝沈括夜半聞人說杜五事也謹述而誌之

柎圖黃見泰識



